



# 母亲的家训家风

■江琳

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她的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简单的概括，就是少时放弃读书帮父母背兄弟，年轻时进城帮姐姐们带孩子，中年含辛茹苦培养子女，老了进城里帮女儿带孩子。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呀，从小就搭起板凳学做饭，现在老了，还在围着锅台转，不觉就是一辈子了。”

外公能干，母亲小时候的日子其实还不算苦，她们兄妹七人，母亲排老四。她的姐姐们都读书嫁到了城里，母亲读了几年书，就让给两个兄弟读，回家帮父母做家务。及长，又去城里帮姐姐们带孩子，耽搁了青春，到了二十七、八，才经人介绍，和同样大龄的父亲结合。

从嫁给父亲开始，母亲才真正体验“苦”的滋味，知道当家的艰难。那时爷爷早逝，婆婆守寡拖着几个子女，父亲又是家里的长子，面对这穷困潦倒的一大家，母亲没有任何抱怨，里里外外挑起了家庭重担。

后来，父亲的兄弟姐妹们也各自安了家，我家从老屋搬出来，买了旧房子住，仅有一点微薄的家当，又要改建住房，父母借了不少外债。到我们长大读书，又面临繁重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一个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村家庭来说，好像永远都在不断爬坡，但这令很多人不解，也不敢想象的事情，母亲做到了。她靠着肩上的菜背篋，用

勤劳俭朴，供完两个女儿读大学。

记得小时候，每当我们偷摸贪玩时，母亲嘴边常挂着一句话：“气力无根，用了再生。”每天不管再苦再累，她也要忙完所有家务再休息。凌晨，鸡鸣头遍，山村还在熟睡中，她却早早起床忙碌开了，扫地、烧开水、做饭、宰猪草，她总能把每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不给自己留一点空闲。

每逢赶集天，前夜母亲就开始收拾她的菜背篋了，记忆中总有这样一幕：母亲坐在昏黄的灯下，细心整理着刚从地里收回的蔬菜，大南瓜放在下层，不易压坏，青豇豆一根根择出，用干草捆成把，铺在中间，再在上面轻轻搁上一条条脆嫩的丝瓜、黄瓜，最后，再盖几张新鲜的大菜叶遮好，以免蹭掉皮。黄黄的灯晕下，年轻的母亲透着朴素而沉静的柔美。

次日天还没亮开，她就独自一人背着满满一背上路了。卖菜的钱，一毛、五毛，角角分分，她攒着，压在衣袋里，就是舍不得摸一分来买点别的，她盘算着要买些茶米油盐，还要凑来给孩子们交学费。有次回家时她饿得差点昏倒，父亲劝她不要节约那点，可说了无数遍，她也不听。老来她常喊胃痛，想来怎不是那时就落下的病根呢？

母亲常对我们说：“人穷志不穷。”小时候，她带我们去城里的大姨家玩，看见表姐

们吃好穿好，又有电视看，我羡慕极了，她们逗我说：“不走了，就留在姨家当女儿。”没想到认真的我却被逗哭了。回到家我委屈地朝母亲嚷道：“随便怎么有钱，我也不去。”母亲望着我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你已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的道理，你要记住，别人家再好也是别人的，只有自力更生，努力读书，长大后有能力了才有资格谈享受。”

从中学开始，我就独自到县城求学。记得村头岔路口的山坡上有一块我家的菜地，每当我背着包离开家时，母亲总说顺路去干活，要陪着我走上很长一段，待到要转到大路尽头时，我不经意回头望去，总能见母亲瘦小的身影，像一株强劲的高草，远远立在风中，坚定而执著。每次放假回家，走到路口，我习惯性地抬眼望去，也总能看见母亲正在那块地里劳作，她仿若无意，却等我许久一样，朝我远远招手。可是，那时的我是体会不了这种特别的感情的。

也许是我多愁善感，也许是我自卑不适，也许不该有任何理由，那一年中考我失利了。放榜后，母亲来了，站在校园的林荫小道，那天的阳光火辣而炙烈，一向亲和的母亲眼中竟充满了焦虑和严厉，她问：“没考上怎么办呢？你说吧，你一个女孩子回农村去准备干什么？你会干什么？”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盯着地面。许久，母亲

把一叠零钱塞在我的手里：“这是生活费，妈妈太知道农村的艰难，实在不行，就再补读一年吧。”听着母亲变得柔软的话语，看着她发间根根银丝，看着她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我惭愧不已，在以后的学习中再也不敢稍有放松。

读大学了，母亲为我们打点好行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女孩子家最重要的是自尊自爱，才不会被人轻贱，不要贪图打扮。”回想迷惘的青春岁月，母亲的话语仿似戴在头顶的一个“紧箍咒”，时时提醒还在他乡的，检查着自己的言行。

父亲六十岁时因病离开了我们，只剩母亲和婆婆在老家相依为命。婆婆年迈身患痴呆，守在她床前不离不弃、悉心照顾的，是母亲，而婆婆临终时，双手紧紧握着舍不得松开的，也是母亲。

如今，母亲一天老了，她来城里帮我们带孩子、做家务，闲暇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或者爬爬山、散散步，自得其乐。

有些话记不清母亲说了多少遍了，也许从某些角度来看，母亲的思想太传统，太片面，可是，这朴素而简单的话语却字字入心，让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迷失人生的航向，都能坦坦荡荡。

## 回望故乡

■邓稳

时间似沙漏  
带走青涩的过往  
轻跟地划斑驳瓦房  
将曲折的轮回回味梳梳

任凭流年侵蚀蹉跎  
总有那么一个地方  
牵引着你的目光回首张望  
那便是故乡

悠长的石板小道  
细数着昨日的旧事  
齐整的木质小楼  
守护着乡野的朴实

幼时的回家路好长好长  
每一次归途总要走上好久好久  
路旁梯田里幽深花丛中  
孩童的欢笑声轻奏着春日乐章

矗立在中峰寺前放眼四周  
山的那边翠绿葱葱  
溪水环绕着群山蜿蜒潺潺  
薄雾飘零令人渐入仙境

戏楼台下的祖屋  
映射出淘气猴儿的身影  
一根根顶梁的木柱  
已被装扮得“遍体鳞伤”

还有那神秘的像  
来往的行人  
总爱在此驻足前去拜上一拜  
将辛酸与苦楚在此流放

路里闲适的三五祖辈  
熟练的摆弄着手中烟枪  
深啜一口草木的芬芳  
寒暄中情感肆意流淌

那时的青葱稚嫩  
伴随着翠绿的山麓延伸  
只有那通往繁华的彷徨  
渐染着你我离别的眼眶

就这样  
我与故乡  
在一次次离别与重逢里  
相知相望

毅然矗立的古镇  
挺立笔直的脊梁  
执着静待梦初上  
故人归来春意常

## 精灵小蜜蜂

■万同元

也许是受《荔枝蜜》的感染  
或许蜂蜜本身很甜  
春天最忙的它  
实在叫人牵挂想念

它的一世  
总是勤勤恳恳  
不知哪天生  
哪天死

它仿佛只为花而生  
每一次辛苦寻蜜  
都当作是快乐的旅行  
让人间温暖又温馨

它最先品尝天下的美食  
最先睹闻春花的香味  
不因花的大小  
放弃对蜜汁的积累

若有来世  
我愿变成一只小蜜蜂  
采更多蜜糖  
为理想操劳一生

## 菱荷花

■东篱酒香

红妆一抹出淤泥  
不用春风自绽放  
万艳香随狂雨尽  
纤纤细影独英豪

## 脊梁

■踏浪而歌

父母的肩背是我婴幼儿时  
嬉戏和攀爬过的脊梁  
我在宽厚的脊梁上酣睡  
口涎常书写我七彩的梦乡

老师的肩背是我筑梦时  
支撑着我向上的脊梁  
我在睿智的脊梁上匍匐  
探索是我写下的首个篇章

师父的肩背是我成年时  
拖拽着我前行的脊梁  
我在如钢的脊梁上读出  
坚韧是我一生最好的榜样

我曾站在宏伟的八达岭上  
于起伏心潮中遍览群峰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碑刻  
告诉我什么是民族的脊梁

然而人的一生不都有辉煌  
在跋涉远山的历程中  
总有些低吟总有些浅唱  
抬头向前不必去回顾过往

让我们放声高歌用粗犷  
唱出激情潇洒豪迈雄壮  
自豪地攥拳脊梁

# 綦风

## 夕镜城

■宇宙之星



## 方塘半亩

■任随平

漫步村巷，遍见一两处方塘明明亮亮地醒着，它们像大地澄澈的眸子，向着苍穹闪闪烁烁，画幅一般，衬映出几分明丽，几分遐思。

幸遇方塘，漫步者的脚步定会停下来。醒着的方塘不孤寂，有三两株柳陪着，安静宁谧。夏日的风隐逸在麦田深处，守望着方塘与柳的故事。

柳树粗壮，柳叶婆娑，阳光的箭簇大把大把地斜插过来，在繁密的柳枝间瞬息就化成了一树碎银，斑斑驳驳地散落下来，跌落在方塘之中，若是在午后的安静时光里，你就一定能够听得到碎银落池的声响，叮叮咚咚，轻轻盈盈，却又响响亮亮地入你的耳，润你的心。夏日的雨说来就来，方塘的水亦是常注常新，清清澈澈。若是风起，柳枝摇曳，杨花四散，塘面水波激滟，柳影袅袅哪里拂过来，却又被水波漾过去，就这样，你来我去，硬生生生出几分令人迷恋的境界。

夏日晴好，蝉声就绕着方塘，在高树

上跳跃穿行。此一声，彼一声，高一声，低一声，若交相辉映的音符，跃动着，酥酥着。围了方塘洗衣濯足的妇女孩子们却不为此而迷乱心情，蝉在高处，浣衣人在低处，蝉声四散飘逸，浣衣者起落挪移，一切都是那样从容自在，相得益彰。尤其是那玩水的孩童，有了那一方水塘，整个午后的时光都是湿湿润润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深处，门前就有一方这样的水塘。

那时候，母亲还年轻，夏日的午后，若是田地里没有太多的事做，母亲就会坐在门前槐树下的石碾边，而我，总是偎依在母亲的怀里，望着水塘出神。水塘不只是水的天地，更是水草和蜻蜓蝴蝶的道场。水草伸长了脖颈露出水面，在水波里悠悠

闲闲地摇曳着，蜻蜓蝴蝶们炫舞着多彩的翅羽，敏捷地穿梭其间。很多时候，我总会折了树梢，趴在塘边伸长了臂膀打捞水面上的蝴蝶，往往是捞不到影子，却搅碎了一池宁谧，那彩影就晃晃荡荡地随水波荡漾而去，而我，愈是捞不到，愈是搅动，母亲就会俯身前来，牵住我的臂膀，坐在水塘边。母亲的身影就自然而然倒影其中，娟秀的面容，齐肩的秀发，悠悠地漾荡着，若梦一般。玩倦了的时候，就和母亲复又坐在石碾上，听母亲讲故事。

故事是讲给我的，也是讲给水塘的。水塘听懂了母亲的故事，也听懂了我童年的梦想。母亲说，水塘只有守候故园的人才能终年相伴，长大后，你要努力走出故园，走出水塘的守望，去到更广阔的

天地里闯荡。

我记住了母亲的话，也默然明白了水塘在我生命中的分量。后来，上学了，就真的离开了水塘，去往了外面，再后来，工作了，也就真实地离开了水塘。

离开水塘久了，水塘里的水波就在梦中荡漾，母亲的笑颜也荡漾其中。十年前，母亲还没有跟随我从故园搬出来，有一日回乡，临别时母亲站在水塘边，指着日渐干涸的水塘说，水塘老了，她也老了，那一刻，我看到母亲额际的皱纹确如塘底干裂的褶皱，心中的酸楚随着童年的记忆一同荡漾在胸中。

后来，一家人就在小城安定下来，闲暇的日子里，我还是会驾车带了母亲回乡，我知道日渐老去的水塘，即便到了风烛残年的那一刻，它还会记忆着我的童真，我的梦。

水塘是童年的符号，烙刻在我生命的永恒里，念水塘，就是念着时光远去的背影，和一些淡然宁谧的浅爱。